



新世紀叢書・傳記

百年家族

錢穆

百年來中國史學界第一人

印永清◎著 葉海煙◎序

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
今人只是一時的人，
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
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
力求精進不懈！

錢穆

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一個家族的百年史，就是濃縮的大歷史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人文心靈・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百年家族

錢穆

百年來中國史學界第一人

印永清◎著

葉海煙◎序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百年家族——錢穆／印永清作。

—初版。—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2（民91）

面：公分。（新世紀叢書）

ISBN 957-0411-21-X（平裝）

1. 錢穆—傳記

782.886

90003807

百年家族——錢穆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印永清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主編——許純青

行政專員——林秀玲

行銷專員——劉健偉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62號1樓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26號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排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電腦排版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782.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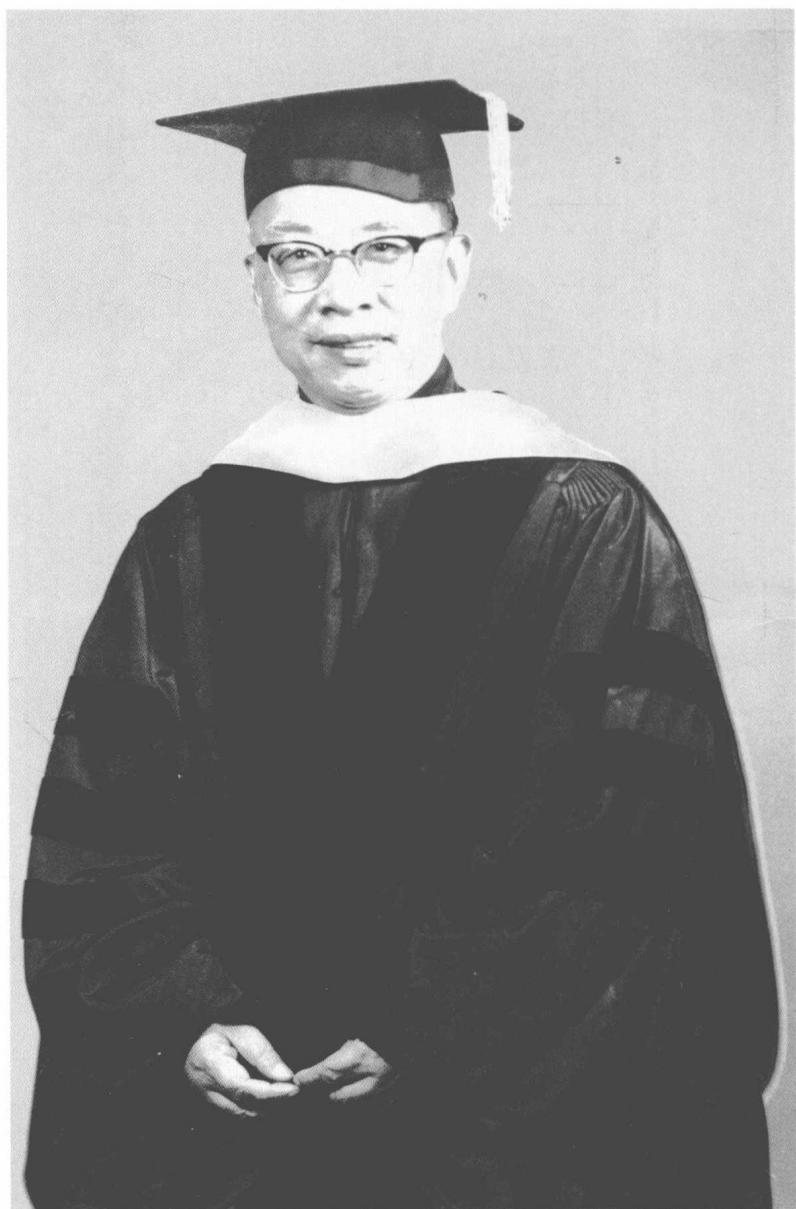
ISBN 957-0411-21-X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91年10月初版 一刷(1~3,000)

本書由中國大陸北京大江流文化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授權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得以繁體字在全球出版發行

定價◎350元





一代儒宗、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自18歲起擔任小學、中學、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所教師，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1960年，錢穆先生獲頒美國耶魯大學榮譽人文博士學位。（中央通訊社授權使用）



（上）錢穆先生故居蘇州耦園。1939年，時在西南聯大的錢穆先生應史學大師顧頡剛之邀，定於秋後赴成都齊魯大學任職，但同年夏經香港、上海回蘇州探母病後，決閉戶侍養，妻兒也從北平南歸，便擇居耦園幽僻之地。為防日寇迫害，隱姓埋名（取筆名梁隱），杜門一年；上午讀英文，下午寫《史記地名考》。（檔案照片）

（右下）錢穆先生長姪錢偉長，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日後成為著名的物理學家。叔姪兩人在蘇錫地區「五錢」之中佔了兩席，傳為佳談。（檔案照片）

（左下）錢鍾書才華洋溢，是錢穆先生友錢基博之子，他曾代父為錢穆先生的著作寫序。（檔案照片）

新亞校歌

山巖：海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

廣大心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在二)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

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中德五洲萬神明。

東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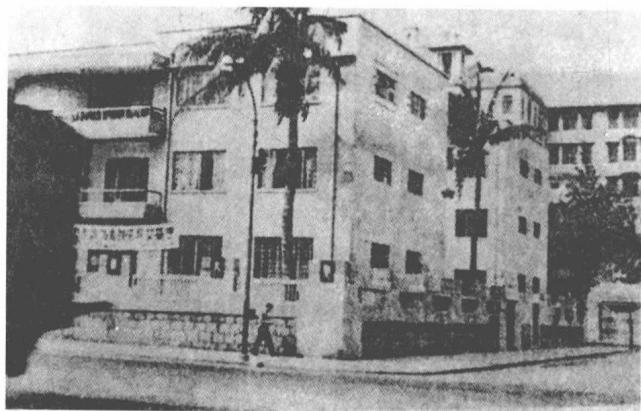
手空：無一物，路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做我體膚勞勉精。

艱險我奮進，困苦我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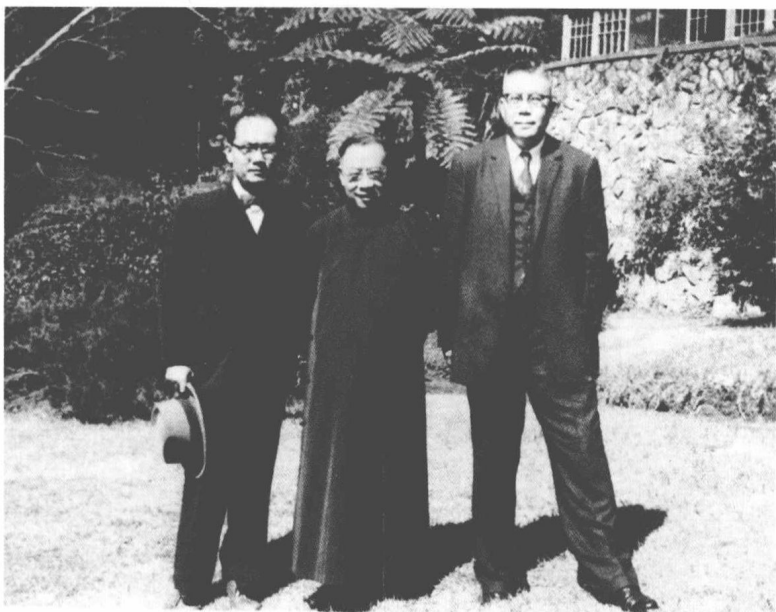
千斤擔子肩挑，赴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上) 錢穆先生親自為新亞書院校歌作詞（黃友棣譜曲）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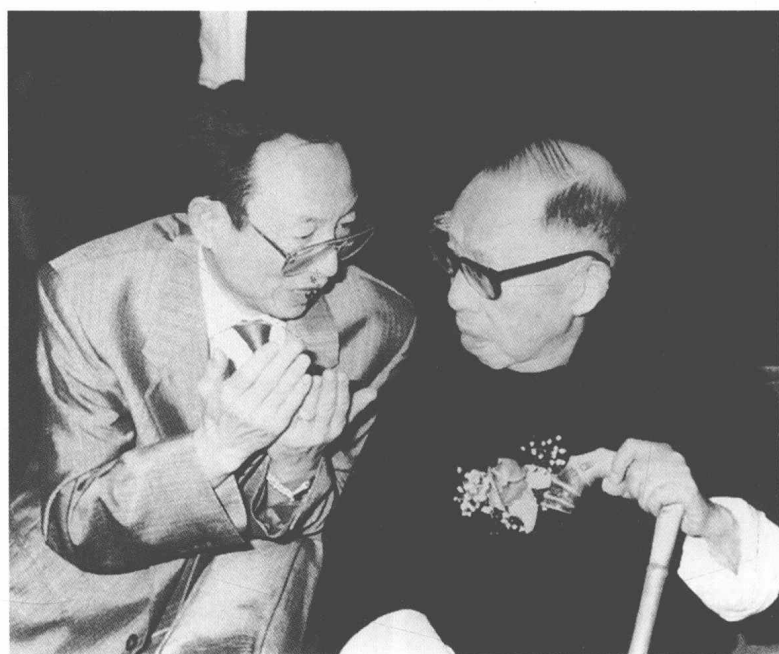
(下) 1955年，新亞書院研究所初創時位於九龍太子道304號2樓。（檔案照片）



(上)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右)自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即邀錢穆先生(中)前往講學；左為包遵彭先生。1969年，張其昀先生再次力邀已定居台北的錢穆先生任教，後應允每週在居所素書樓為史學所博士班學生講課兩小時，直至1986年6月9日上完最後一課。(王銘石先生提供)

(左上) 1969年，中央社記者黃肇珩女士訪問錢穆先生，請其細說畢生鉅作《朱子新學案》的撰寫過程。(黃肇珩女士提供)

(左下) 1989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教授與錢穆先生合照。(劉述先先生提供)





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





(上) 2002年3月29日，「錢穆故居」開幕，左起為台北市文化局龍應台局長、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先生、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以及「錢穆故居」執行長葉海煙教授。（錢穆故居提供）

(右上) 自1980年夏錢穆夫婦首次赴港與大陸子女見面，之後又有多次在港與親友相聚，但遲至1988年，任中國工程學院士的女兒錢易，才有機會來台探病，住在素書樓一個月。（中國時報授權使用）

(右頁左下) 錢穆的得意門生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他是香港新亞書院首屆學生，為懷念導師著有《猶記風吹水上鱗》專書。（立緒文化講座照片）

(右下) 1983年，歷經文革磨難仍研究不懈的錢偉長擔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1994年起，擔任上海大學校長。（檔案照片）



「錢穆故居」中的錢穆紀念銅像，窗外為錢夫人親手植的黃金竹。「錢穆故居」原名「素書樓」，錢穆先生無錫七房橋五世同堂之故居母親住所稱「素書堂」，為紀念母親生養之恩而命此名。1967年來台定居後，擇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東側一地建屋，1968年落成。

〈序〉

一代儒宗，雙溪清流



斯人已入史

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〇）一生以學術爲志業，爲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歷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而錢先生晚年蟄居台北近郊，築屋於雙溪之畔——「素書樓」對當時渴慕中華文化的讀書人，簡直就是一座精神堡壘，其輻射之光輝乃書生典範與人文典型相互映照而來。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親題「一代儒宗」扁額於錢先生最後講學廳堂，不僅實至名歸，儒林宗師之譽也已超乎錢先生是否爲當代新儒家的辯證。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穆故居」（即「素書樓」）重啓之際，許倬雲院士於故居專題講演，稱頌錢先生乃百年來中國史學界第一人，當不是過譽之辭。而錢先生的學問以史學爲核心，廣涉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文化與中華學術諸多論域。晚年則孜孜矻矻於朱子之學，完成卷帙浩大的《朱子新學案》，是不僅見證了錢先生絕非守缺抱殘的一曲之士，而且勇於創新，慧眼

獨具（他以爲莊子先於老子，又豈止是一般的考證心得？）。這對時下熱中思維，熟習邏輯，卻依然一心咀嚼餽釘的所謂「專家」，難道不是明淨可鑑的書生典型？

在台灣的人文研究與博雅教育已然出現疲態甚至亂象的這個時候，所謂「大儒」、「通儒」或「雅儒」皆已杳然不可見。而錢先生一生以史家之身份逍遙於文化之園林，並挺身爲歷史作見證。他堅持歷史爲一門嚴格之學術，同時致力於文化意識與生活世界的交流融貫，以及知識講究與人文素養的一體育成。這樣的身教與言教，是至少在他們的門生故舊中不斷散發出意義的芳香，大弟子余英時院士疾呼現代知識分子的修身之道，並堅信「回返史實」乃歷史研究唯一真實之途，這又難道只爲遞傳師承、標立門戶？

故居可入畫

錢先生成長於溫潤江南，成名於京華之城與天府之國（抗戰八年，錢先生在大後方依然講學不輟），而後歷經香江之險與海峽之隔，終落腳於台北山環水繞之郊。二十三年的素書樓歲月，錢先生幾乎終日與「素書」爲伍——無書不素，無書不香。清風明月素心人，手捧的是厚重的史籍，一心尊奉的是孔孟與老莊；體儒用道，運史入經，錢先生應知雙溪之春不比太湖三月淼淼，但素書樓楓嵐之秋，則與綠水青山相映紅，紅的是赤子之心，而腳下泥土常新，新的是永不老舊的人文精神。

一九六八年的新屋如今已成一代文人故居，而故居煥然一新，她搖身爲台北人文新地標。刻正營造錢穆故居爲海內外研究錢穆思想學術重鎮的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教授，一心

關注大師的風華再現，特別寫了這首詩獻給大師，長存故居：

故居重開啓，學子樂偕遊

觀竹綺窗美，望月紅樹幽

雅集雙溪畔，問學素書樓

承啓中華統，放眼在神州

當年大師日日坐對夫人親植的一叢黃金竹，一心爲古人著就新書，而故居有望月小台供大師伉儷牽手共嬋娟。原來歷史須溯源，雙溪雅集旨在道問學；而觀竹必不俗，有節有本乃文化之根柢。如此看來，神州並不遠，自然與人文的交會不就在星空月照下的一水兩岸？

新書堪立傳

本書以大師爲傳主，豐盈的篇幅已足夠作者織就大師生活之構圖，其中脈絡恰如山水迤邐，兩岸三地盡在大師胸臆之間。而在道德、學問與文章之外，作者同時對大師「這個人」做了十足人性化的描摹，雖仍難免彼岸觀察角度之局限（涉及大師子侄之相關篇幅似乎多了一些），但對材料的搜集與考證，則處處可見功力，其中，關於大師在台行腳，更有著再現昔日風貌的生動筆觸。

撫今追昔，大師確曾偶落歷史的夾層（九十六高齡被迫搬離故居），但他依然瀟灑地從中華文化的裡層一路走向時代脈動的表層，而始終一臉微笑，笑對全台北城、全華人圈以及全世界的文化人。如此一來，又有誰能無端偷笑、冷笑竟或訕笑於暗黑的角落？

（作者葉海煙現為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並擔任錢穆故居指委會執行長）

史學是一種生命文學

家族是一條小溪，從它的發源處，不停地流向江河湖泊，浩浩蕩蕩，百川歸海，從而形成一個社會。有的小溪長流不息，溪水潺潺，一往無顧，奔騰向前；有些小溪，或半途乾枯，或逐漸萎縮。前者如山東孔家，綿延至今，千年歷史有據可查；後者如魏晉豪族、六朝門第，轉而已成歷史，踪跡難覓，只留下舊時烏衣巷的舊址、王謝的逸聞。不由得使人感歎：「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家族的發展在中國有著深遠的歷史和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追溯到上古，在中國最早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現某些家族世系的零星記載，周代有大宗小宗之法，又有專門負責掌辦世系的小史官，無論是成書於周代的《世本》，還是《大戴禮記·帝系》，都反映了從黃帝家族到諸侯大夫氏族的演變情況。

六朝時代，門閥勢力極度膨脹。官員的升降，不考人才的優劣，只辨姓氏高下，不從經文中發揮，只在家譜中挖掘。唐代武則天出身寒門，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將唐太宗李世民組織史官編寫的《氏族志》改爲《姓氏錄》，全書共收二三五個姓、二二八七家，對原有的舊氏族產生猛烈的衝擊。

我們從現存的姓氏中，依舊可以發現家族演變的痕跡。一部《百家姓》就是宋代大家族的簡明目錄。而自宋以後，由於以才取士，文人家族興起，舊家子弟漸趨沒落，至明清更甚。尤其是江南，南宋以後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讀書人家增多。本書敘述的錢氏家族和千百個江南士族一樣，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而來。

家族的力量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奠基了封建社會的宗法基礎。據錢穆（賓四）先生所言，家族族長或家族中的主要人物，「上通官府，下管附近鄉里賦稅、差役等事。有他事爭執，亦至紳士家裁判，可免進城涉訟。」（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家族中有人犯事，可直送縣監獄。地方政府有事，常與家族首腦商量。家族自成一小社會，依靠家法舊規管理一族事務。除此之外，有些大家族還自設學校、莊園、商店、作坊等，做為家族的經濟基礎。錢氏家族還有樂戶，羣居在錢氏祖居地附近的丁家村，世習崑曲鑼鼓，歌唱吹打。錢氏家族中不論哪一家有事，都可召集他們。遇到喜慶，他們就來到錢氏宅前大廳搭台唱崑曲、打鑼鼓。從以上這些情況來看，家族儼然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單元。

在中國，家族本身及與其他家族的聯繫和影響（如透過婚姻聯盟等），構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影響著社會政治結構的組成，這種影響難以一下子消隱。有人認為，家族的影響過去在經濟貧窮的地區更顯巨大，中國內地偏遠的農村和山區特別如此。而經濟發達地區到了現代社會，家族影響是否日趨沒落，其實不見得。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末，經濟發達了，觀念更新了，這種潛在的影響還是存在，依舊發揮著作用。近幾十年來在台灣及海外